



云畔少年

郭明雄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云畔少年

郭明雄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畔少年 / 郭明雄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1135-669-4

I. ①云…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462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un.edu.cn>

责任编辑: 崔军亚

责任校对: 苏倩欣 黄雪芬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26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33.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小 引	001
第一回	005
第二回	012
第三回	018
第四回	025
第五回	030
第六回	042
第七回	052
第八回	060
第九回	075
第十回	087
第十一回	097
第十二回	107
第十三回	118
第十四回	134
第十五回	143
第十六回	155
第十七回	165
第十八回	175
第十九回	188
第二十回	202
第二十一回	219
第二十二回	229
第二十三回	241
第二十四回	259
第二十五回	273
结 语	277
后 记	280

小 引

1

云中酥心雨，风里稀疏滴。
湖畔二三鸥，草上唱梦曲。

各位，作这首小诗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也就是我们书中的主人公，他叫梦雨。

这本书，讲的是他和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他的经历，他早年的故事，他的梦。

梦，每个人都曾经做过。

每个人都有梦。

梦是假的，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跟真实的世界相距甚远。

梦又不全是子虚乌有，它又跟现实的世界好像有一点儿关联。

2

有一天，一个偶然结识的朋友来我家，见面后偶尔谈起了梦。

他告诉我：“好奇怪！有段时间我天天做梦。”

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谁不做梦？”

他说：“可是，我的梦却有些不同。”

我说：“当然每个人的梦都不尽相同。”

他说：“你知道我是一个平庸的人。”

我说：“我们都是。”

他说：“但在梦中，我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笑道：“这叫心理安慰，很多平凡的人都这样。”

他说：“我的每个梦，就像电影一样，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说：“比如说……”

他笑道：“比如我做的第一个梦。”

我说：“哦？”

他说：“在梦里，我回到了少年。在梦中，我成了诗人。在梦里，我见到了好多人，发生了好多事。这些事，时空颠倒，似有似无；这些人，似真似假，似曾相识。”

我问他：“是什么梦？”

于是，他开始给我讲他梦中的故事。他说：“好奇怪！在梦中，我把自己称为梦雨，而别人却依然把我唤作鸭子。老郭你知道，梦雨不是我的名字，而鸭子则是我的小名。”

我点点头道：“名字并不重要，只不过是一个称谓而已。”

于是，他给我讲了他梦中发生的种种事情。讲完他的第一个梦之后，我觉得十分有趣，就要他接着讲第二个梦。

但他说：“等有时间再聊。”

3

我一直盼望着和他再次见面，以便听他讲他的第二个梦。但那之后，我再打电话约他见面时，他却说有事情要出远门一段时间。

过了几天，他忽然来我家，并且带来一包东西，说：“我要到国外去看我的妻子和孩子，可能要逗留一段时间，所以我把租的房子给退掉了。这些东西寄放在你这里。”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因为我正好有些事情，所以他就匆匆告辞了。

这已是几年前的事情。

后来，他打来一个电话，说那个寄放在我家的东西对他已不重要，“如果对你有帮助就给你，不要就扔掉算了”。

什么破烂玩意儿！我会稀罕吗？当时我立马就想扔掉他那包破东西。

后来转念一想，他这个人有点儿奇怪，都四十多岁了还做这样一些奇奇怪怪的梦。说不定以后某一天，他会突然回来，向我索要他的东西，跟我扯皮。

我可不想惹是非，所以就把这包东西塞进一个鞋柜的角落里。

过了几个月，忽然收到他从南非寄来的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他已移民，而今要跟家人一道去非洲的一个原始部落云云。我看了信也就随手把它扔进垃圾袋，因为这种事我已见得很多。某个跟你有些交往的人，突然移民出国或者就本城，开始还给你写个明信片，打个电话，后来便在你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一只鸟儿在林中销声匿迹了

一般。

果然，他和那些人一样，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与我联系。

我无所谓。

春节时，我们为了迎接新年，在家里搞了一场大扫除，把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清理出门。在鞋柜中，就把他的那包几乎被我遗忘的东西给清理出来。本来我想直接把这包破烂扔掉算了，但后来想起他说的“如果你要就留给你”的那些话，就想先打开看看再说。结果打开之后，却发现一大堆本子。不但有他给我讲的第一个梦，还有我一直想知道的第二个、第三个梦的故事。除此之外，还有好些文章、诗词、歌赋以及论文等。

我想这些东西应该是一个人一生的心血。他这个人虽然怪异，但既然这些东西伴随他这么久，就算出国，也应该不至于把它们扔掉。所以我就想联系他，但无论我怎么打听，却再也找不到他的行踪。我询问了他和我共同的朋友和熟人，但他们都不知道。后来我还专门到他的家乡去了一趟，可惜他的父母都已过世。他的兄弟姐妹在他之前也早已移居国外，他是最后一个出国的。虽然他还有几个远房亲戚，但他们早就没有来往了。我走访了他儿时的朋友，他们告诉我，鸭子那家伙（就是梦雨）好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少年时好像一直活在梦中，活在古代，又好像活在未来。

我对他越来越感兴趣。我开始阅读他的诗、他的笔记、他写的书、他的梦。渐渐地，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我尽量沿着他的轨迹寻找他，访问当事人、他工作过的地方、与他相处过的同事，这当然花去了我大量的时间和钱财。终于，我对他的生活轨迹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我打算以他在梦中的叙述为蓝本，写几本书，尽量还原他的故事。虽然他无论在哪里，都显得比较平凡，但我读了他的诗文和他梦中的故事后，觉得他的内心世界是相当丰富的。

与他相比，我觉得自己比较庸俗，比较世俗化，比较物质化。我想通过写他的故事，来净化我自己已经比较丑陋的灵魂。

当然，我所讲述的他，可能并不完整或者真实，有的地方可能还有我的主观臆断。如果他某天回来，看到这些有关他的不实之词，我也要事先请他原谅。

他毕竟也有责任，谁叫他把那包个人资料交给我全权处理呢！

我在叙述他梦中的故事时，把他的笔记和其他文字中的第一人称全部改成了第三人称。除此之外，还另外引用了一些他的诗、日记或文章，这也是讲故事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我要剽窃。

总的说来，他在梦中的那些经历，就算经过了我的艺术加工，也还是比较单调乏味的，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件，都是些琐碎小事，只是一个普通人做的平凡梦。

只不过又稍稍不合常理一点。

另外，因为记录的是好几个梦，所以后面的书和这一本书中的人物、情节等有些矛盾，许多地方前言不搭后语。

我想应该可以理解。就像我自己，前天做的梦就跟昨天做的梦完全不一样，很难把两个不同的梦串起来——因主人公已经变了。所以我没有强求把这些梦串起来写，而是把它们分开来讲。虽然记录的是同一个人，书中却是不同的主人公。

下面是第一个梦。

这个梦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它是那位朋友亲口对我讲的故事。

还要多说一句，如果我们有缘分，让您——尊敬的读者，偶尔翻开这本书，并且不厌其烦地听我来讲一个荒诞不经而又乏味的故事，真的觉得占用了您宝贵的时间，内心感到诚惶诚恐。同时，为了使您不至于对书中故事的真实性、合理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等提出异议，我在讲故事之前就要事先申明，本故事纯属虚构，您只能当作消遣来阅读，不必当真。

因为它记录的只是一连串的梦而已。

一个普通人的梦。

而梦本身就是不真实的，甚至可能是荒诞的。

这个梦讲起来有点儿苦涩，回味之后却有点儿甜蜜。

第一回

1

好啦，进入正题，开始讲他的故事。

“梦雨”不是他的本名，而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他父母给他取名叫“鸭子”，他读了几年书后，觉得这个名字太俗气，所以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梦雨”。不过“梦雨”这个名字至今还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只得到他自己和故事作者的承认。到目前为止，知道他改名的人，大概只有他三五个儿时的朋友。

记得那天，当他在他们面前宣布了这个新名字之后，一帮无知少年都只是哄笑，完了以后还依然叫他“鸭子”。梦雨对此很气恼，但也无可奈何。听他们依然是“鸭子，鸭子”地叫，也只好随他们的便。此外，他的父母也还不知道儿子改名的事情，如果知道的话，说不定他还会挨一顿臭骂，所以他压根儿不敢在他们的面前提起此事。

那些天他感觉有些郁闷，只好自己写一点儿诗歌来排遣。比如他写了一首名为《小井》的诗歌来显示他的清高，而我从这首诗歌中读到的是他内心的孤独与无奈。他这样写道：

春水滤后才收情，泥沙拒过方使进。
小井不愿聚浊流，碧潭只想共清馨。

故事作者可不比他那帮无知的少年朋友，我自认为已经相当理解鸭子那高雅的内心，所以一开始叙述这个故事，便本着悲天悯人的精神，要尊重鸭子的本人意愿，把他称为梦雨，才不枉相识一场。不过，他的父母、他的同学、他儿时的伙伴当时那样称呼他，作者实在没有办法改他们的口。

言归正传。此时，梦雨正站在湖边，向湖心远处张望。

提起这座湖，不得不把它介绍一番。根据梦雨对它的描述，它位于长江中游的荆楚地段，属于古云梦泽的一部分。

云梦泽经过千万年演变和人类的不断开发，那时早已是支离破碎，只剩下镶嵌在江汉平原上的无数个大小湖泊。梦雨此刻正在张望的那座湖，正是云梦泽里面的一个小湖，它有一个名字：云畔湖。

梦雨此时上完初一，正值暑假。他无所事事，闲得无聊，所以当他的好友之一狗儿约他去钓鱼时，他马上就跟他出门了。于是，我们就见到两个少年，各自扛着一根鱼竿，来到了位于小镇后面的这座名叫云畔湖的湖泊钓鱼。

狗儿比他大半岁，也是刚上完初一，两人同年级但不同班。那时正是“文革”时期，学校那些年上课时断时续，没有什么考试的压力，所以狗儿很开心。

狗儿很擅长钓鱼。两人到了湖边，找了一块干地，狗儿将鱼钩上了蚯蚓，把线抛到湖里，撒了一把酒米，开始垂钓。他见梦雨正在向湖心张望，就问他：“鸭子！你怎么还不放线？”

梦雨收回目光，说道：“马上。”说着，他也将鱼钩上好钓饵，投入水中。不过他的目光，还是向着湖心。

狗儿见状觉得奇怪，眼睛也向湖心望去。不过，除了远处正在盘旋的几只鸟儿，他什么也没看见。这时，他瞥见自己鱼竿线上的浮漂正在一点儿一点儿移动，就不再说话，双手握住鱼竿，眼睛紧盯住浮漂。只一会儿，浮漂就沉下去，他提起竿子：一条小鱼挂在钩子上。他说：“是一条捞母子。”一边说，一边把那条鱼卸下来，装在一个小罐子里边。

梦雨“嗯”了一声，收回目光，看了看自己的浮漂，说：“我这里还没有动静。”

狗儿问他：“你撒了酒米没有？”

梦雨说：“哦！忘了。”于是他赶紧从一个袋子里拿出一个小瓶子，旋开来，倒出一把酒米，撒在浮漂四周。

可能有的读者是垂钓爱好者，所以顺便介绍一下当地制作酒米的方法。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说不定比目前市面上卖的饵料更有效。这个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原来它是用一个小瓶子，装点儿米或是糠，再放点儿酒进去，盖上盖子，发酵一两天，等米产生一种特别的香味的时候，就算完成了。钓鱼的时候，将酒米撒在挂着红蚯蚓的鱼钩周

围，鱼就会游来，吃着吃着就会上钩。这个地方的少年，都会用这种办法来钓鱼，称之为“撒引窝子”。

正在说话之间，狗儿的浮漂又开始晃动。狗儿眼睛又亮起来，他握住鱼竿，当浮漂忽然沉入水下时，他老道地将鱼竿拉起，一条野鲫鱼露出水面。这条鱼较大，有二两多重。狗儿很高兴，说道：“我的窝子发了！”

他说的意思是来咬鱼钩的鱼很多。情况果真如此，只一会儿工夫，狗儿已经钓到十几条鱼，最大的一条起码有四两重。

再看梦雨，他面前水面上的浮漂却依然没有动静。他说：“鱼都跑你那儿去了！”一边说，一边把竿儿调整了一下。

这时大约是上午十点多钟，太阳已经升得很高。蓝天白云，阳光照在湖面上，波光粼粼。梦雨的目光再次投向湖心远处。

狗儿终于忍不住问道：“鸭子！你在看什么？”

梦雨侧头望望狗儿，笑一笑，说道：“没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问狗儿：“狗儿！你说梦是真的还是假的？”

狗儿没想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他想了想，答道：“应该是假的。”但他也不那么有把握，马上又补充说：“按照科学，应该是假的。但按照我的体会，梦好像也是真的。我有一次做梦，梦见有只老狗叼了块肥肉给我吃，结果你猜怎样？”

梦雨道：“怎样？”

狗儿答道：“还真的是！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我爹也正好拖着车子回来。他看见我就大声喊道：‘狗儿，你看我带什么回来了？’”

“带了什么？”梦雨替他问道。

“他带了一包卤猪头肉回家！我当时高兴得差点要跳起来。我们好久没吃荤了。现在想起来，梦还真灵！”

“该不是巧合吧？”梦雨道。

“哪有这么巧！”狗儿道。

梦雨打趣道：“那你应该多做几回这样的梦，好让你爹多给你买几个猪头吃。”

前面交代过，那时正值“文革”岁月，肉类供应不丰富，城镇居民要凭票领取米和油。不过在这个地方，生活好不好也因人而异。镇上居民一般都会养鸡养鸭，许多家庭还喂猪。当时这里的土政策是，你养一头猪，杀的时候就得卖给食品公司半头。居民们一般是喂两头猪，一头卖给国营食品公司，一头留给自己过年的时候宰杀年猪。养多养少也没限制，所以有些有条件多养的家庭还过得挺殷实。像梦雨家，他们家当年就养了四头猪，还有一大群鸡、鸭、鹅什么的。所以，梦雨常年有禽

蛋肉吃。但狗儿家就不同，因为他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过世，他爹拖着他们兄弟俩，家里没养猪，所以吃肉就得凭供应了。

狗儿这时又说道：“但有时候梦是反的。我有一次做梦，梦见捡到好多鸡蛋，结果那天不但没捡到鸡蛋，还把我爹给我买本子的一角二分钱给丢了。”

梦雨笑道：“你没听这样一句俗语吗？叫做：‘梦见捡鸡蛋，小心打烂碗。’”

狗儿正要接话，忽然看见浮漂乱抖，赶紧抓住鱼竿，并且对梦雨努了努嘴。当浮漂沉入水下时，他猛提鱼竿，却提了个空。鱼没上钩，但钩上面的蚯蚓已被吃光。狗儿笑道：“光顾说话了。”

这光景，梦雨也钓了一条鱼上来。

此时已是正午，热辣辣的太阳照在湖上。两人的头上都在冒汗，狗儿说：“口渴了。”说完趴在湖边，把头扎下去咕咚咕咚地喝水。

他喝完水，站起来望着梦雨说道：“饿不饿？”

“有点儿。”梦雨答道：“搞吃的吧！”于是两人就在湖边坡上，找了些芦苇枯草，把钓起的鱼弄了几条，将肚子破开，洗干净鱼鳃，点燃随身带来的火柴，把鱼架在上面烧烤。顺便告诉大家，那时的火柴，两分钱一盒。作者是从梦雨的一篇日记里知道的，因为他写道：“我今天花两分钱买了一包火柴……”

吃完鱼，两人爬上一个小小土坡，找了一棵大柳树，倒在下面准备睡觉。

两个少年躺在树下说话，天南地北地神吹，十分快乐。看来，他们经常这样玩耍。不知不觉，两个少年就在树下睡着了。

3

狗儿一觉醒来，看见梦雨坐在树下，正在拿一支铅笔写什么。便问道：“又在写诗啊？”

梦雨道：“醒了？看你睡得像猪一样！口水都流出来了。”

狗儿坐起来，用手擦擦嘴巴，说道：“写的什么？拿来看看！”

梦雨把一个旧写字本递过去，解释说：“想起放假后这几天，我们日夜玩耍，看星看月。我也学习古人，借景抒情，胡编了几句，你看看。”

狗儿接过本子，看见本子上写了一些诗。除了前面见到的那首小诗之外，还有十几首小诗。狗儿随便翻翻，看见其中一首是《鸟儿疯》：

湖上太阳红，水边云扫风。

不管春秋雨，鸟儿只顾疯。

他说：“你这是说我们呐。”接着又看第二首是《心随风》：

细泉流水叮咚，河杨轻风摇动；白云绽放蓝天，满岭郁郁葱葱。
欲邀桃花共语，又怕惊醒春梦；柳蝉唱响晨曲，心儿随风舞动。

狗儿评价道：“无非是些花花草草之类的东西，没有一点儿时代精神。”一边摇头，一边往下面翻看。看到一首《萤火虫》，狗儿念道：

草上萤火虫，夏夜望星空。
漫天情不尽，不知多少梦！

狗儿念完这首诗，把本子扔回梦雨脚边道：“嘿！鸭子，你又发什么梦？是不是暗恋上谁啦？”

梦雨脸红道：“乱说！”

“那你这一句‘漫天情不尽，不知多少梦’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梦雨反问道。

“这还不明白！这是说你看见了你的梦中人，夜夜都在想她，你说是不是？”

“也算对！不过——”

“不过什么？”狗儿急忙问道。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另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狗儿追问道。

梦雨想了想，回答说：“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我心中有一种感觉罢了。”

“你还不承认！那天我明明看见你跟你们班上那个叫什么红儿的女生偷偷约会，你还骗我！”狗儿逼问道：“你是不是在发这个梦？”

梦雨哑然。

“看来你是承认了。”狗儿道。

“不说这个了，我们还是说点儿别的吧。”

“那你得先把这个给我讲清楚。”狗儿不依不饶。

梦雨说：“对诗的理解是读诗的人自己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情而异，因心而异。比如说，刚才那首诗，我也可以这样来解释：有一只小萤火虫，看见天上的星星，情不自禁地想飞到天上，化为它们中的一颗，说不定这就是它的梦呢！你说对不对？”

狗儿听后不言。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道：“鸭子，你写这些东西做

什么?”

梦雨道：“我也不知道。只是有时候我觉得有什么话要说，憋在心里很难受，写出来就舒服了。”

“但我觉得你这些东西跟我们这个时代不合趟。”

“怎么不合趟?”梦雨问道。

狗儿想一想，道：“你看人家写的是：‘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或者是：‘喝令三山五岳齐开道，我来了!’你看你写的是些什么，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儿革命气概。”

“我写这些东西只是好玩，又不是为了发表，哪里有这样的豪言壮语?”

狗儿说：“别说这个了，我们去看看鱼竿。”

4

两人再次到湖边时，发现梦雨的那根鱼竿不在岸边了。

狗儿用手遮起眼睛，朝湖远处望去，指着水面道：“被鱼拖走了，在那里!”说完，他脱下汗衫和裤衩，光着屁股跳到湖里，向前面鱼竿处游去。过了一会儿，他在远处叫道：“鸭子!鸭子!快来!竿子上好像还缠着鱼。”

梦雨也脱下衣服，朝那边游过去。不一会儿，他就赶到那个地方。只听狗儿高兴地说，应该是条大鱼。

“好重!”他说：“你来握住鱼竿，不要使大力，免得线断了。我到下面去抓它。”

梦雨接过鱼竿，感觉比较沉重。狗儿手拉着鱼线，一个猛子扎下去。梦雨感觉竿子在往下拽，他握紧鱼竿，生怕鱼线断掉。

过了一阵子，狗儿钻出水面，抹了一下鼻孔的水，喊道：“鱼已经跑啦，但里面有个东西，鱼线缠在那个东西上了。”

这次，梦雨跟狗儿一起下去，两人一起把一个东西拉了上来。原来那条鱼线缠在一个陶罐样的物件上。

两人好不容易才将陶罐弄到岸边，上岸之后梦雨边穿衣服边说道：“梦到底还是很灵!”

狗儿这时很兴奋，没听清楚他在嘀咕什么，所以问他：“你刚才说什么?”

梦雨说：“没什么。”

这时，大约已是下午三点多钟。忽然，天色阴沉下来，梦雨抬头望望天空，看见从西边滚来一堆乌云。狗儿说道：“好像要跑暴。”他的意

思是说要下大雨。

“怎么办？”梦雨的意思是怎么躲雨。

“不要紧，先打开看看。”狗儿这时已穿好衣服。他一边说话，一边蹲下身去，端详那件物品。

到底他们看见了什么？

5

这是一件烧制的器皿，造型像个装饰品。狗儿说：“这上面有几个字。”梦雨凑过去看，果然看见写着两个弯弯曲曲的字：髻枝。

狗儿问：“写的什么字？”

梦雨也不认识上面的字，但他知道这是一种古代字体，就说：“好像是一种篆体字。”

狗儿看见旁边有两个耳坠，鱼线就缠在耳坠上面，他使劲地把鱼线提了一下，不想把那耳坠双双拉脱下来。他捏着两个耳坠道：“是个朽货。”边说，边把耳坠样的陶片递给梦雨看。

梦雨拿过来看看，见这两块陶片上面隐约也刻有些篆体字，其中一个他觉得应该是篆体的“梦”字，因为他在给自己取名时，特别研究了个字，但他还不敢完全肯定。

此时天上已经有隆隆雷声，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临。狗儿提议道：“我们先把这两块陶片带着，避避雨再说。”

“这个器皿呢？”梦雨问道。

“带回去也没地方放它，先把它藏起来再说。”狗儿说道。

“藏在哪儿？”梦雨问。

狗儿向四面看一看，说：“不如我们还是把它放入水里，做一个标记，以后再来找它。”

梦雨点点头：“就这样。”

于是两个少年又拿着那个陶罐，在湖边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把它沉入水中，做好标记，然后急急忙忙地向小镇跑去。没有多久，雨就刷刷地下了下来。两个少年回到各自家中，当然全身都已淋得透湿。

第二回

1

第二天早上，狗儿来找梦雨。狗儿见梦雨的爹正在院子里打扫，就问道：“鸭子呢？”看来狗儿很随便。

“还在睡觉。”鸭子爹指了指屋内。

狗儿径直走进堂屋，进入右边一间房内，喊道：“鸭子，还不起来！”

梦雨这时已经醒来，他正在穿衣服，见狗儿进来，就说：“你起这么早。”

狗儿从衣袋里拿出那两块陶片，说：“这上面到底写的什么？”

梦雨接过来端详半天，指着一个字道：“我觉得这个字应该是‘梦’字，其他的字我不认得。”说着，他跳下床。

他们拿着那两块陶片，琢磨了半天，还是没有把其他几个字认出来。他们决定再去湖边，把那个罐子捞上来看。

胡乱吃了点东西，两个少年便走出屋子。梦雨提了个篮子，对他爹说：“我们去捡柴火。”

他爹正在剥猪草，点头道：“别乱爬树。”那时小镇的父母对小孩管束很松，一般不把小孩栓在家中，小孩都很自由，不像如今的家长，总是不让孩子出门。再说那时的治安情况也好，没听说哪家的孩子在外出什么事情。

两人出了院子，穿过一个巷子，横过小街，顺着一条林荫路走了大约五分钟，就到了一座寺庙正门。这是金盆山，是一座明代建筑。不过现在里边已经没有和尚，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已经改成区政府驻地。听老人们说，过去这里四季香火不断，方圆几百里的香客都来这里祭拜。

关于金盆山，镇里有许多传说。梦雨知道一个故事，说是民国年间，长江发大洪水，整个小镇都淹在水中，这方圆一片都成泽国，唯独

这金盆山始终不淹水。水涨一尺，金盆山长高一尺。老人们说：“金盆山底下有一个乌龟精，它的背上托着一个金盆，所以这个庙从来没有被洪水淹过。”梦雨还听说：当时日本人正占领这个小镇，他们看到这座庙如此神奇，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他们四下打听，终于知道了这个秘密。等洪水退去之后，他们偷偷在金盆山地底下挖了好多洞。至于到底挖到金盆没有，有好些传言，有人说日本人偷走了金盆，有人说没有挖到金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只乌龟精受了伤。所以，后来1954年发大水时，金盆山的第一层进了洪水。这是金盆山有史以来第一次进洪水，人们都说是由于乌龟精走了。

云畔湖就在金盆山后面不远处。那时，从金盆山高处望去，除了一大片湛蓝湛蓝的湖泊，就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和杨柳树林。这里的人把这片芦苇林称为“柴湖林”，大概是因为镇上的人们都到这里拣柴火的缘故。

话说两个少年来到湖边，找到昨天钓鱼的地方，按照标记，下水去捞那只罐子。但奇怪的是，那只罐子却不见了。

“是不是记错地方了？”梦雨道。

狗儿看看四周，说：“应该不会，明明在这里的呀！”

但无论怎样寻找，罐子都没法找到。狗儿说：“会不会昨天的风雨太大，给浪卷走了。”

两人决定扩大搜寻范围，折腾了老半天，却依然没找到那只陶罐。梦雨说：“奇怪！”

后来，两个人觉得累了，爬上岸来，坐在草地上，又开始琢磨那两块陶片。

2

正说话时，就听见不远处有叽叽喳喳的说笑声。狗儿笑道：“鸭子，你的梦中情人来了！”

梦雨抬头望去，看见那边说说笑笑过来几个女孩，她们手上提着篮子，看来是来湖边草地寻猪草的。

原来这个镇上喂猪的饲料也都是靠湖边的野菜，小孩都帮大人寻猪草。孩子们出来时，都是三五成群，一边找野菜，一边玩耍。

红儿就在这几个孩子里面，但她没有带篮子，她是跟着朋友们出来玩的。她爸爸在镇里做干部，妈妈在镇里唯一一家银行工作，他们住在机关里，所以不养猪。但红儿要跟朋友玩，朋友们出来打猪草，她也常常跟她们到湖边来。